



#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RA COMMUNICATIONS CO., LTD.

## 會議紀錄表

1110919 年代新聞部第 63 次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	111 年 9 月 19 日(周一) 14:00	方式：疫情期間 Live 視訊會議	
召集委員	台灣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長 楊益風	會議紀錄	李碧蓮
出席外部委員： 1.台灣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長(召委) 楊益風 2.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黃葳威 3.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銘輝 4.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特聘教授 呂淑好 5.基隆監獄假釋審查委員、社區大學講師 王麗玲 6.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 王淑芬 7.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韓義興		年代新聞出席委員： 1. 總經理 嚴智徑 2. 新聞部經理 簡振芳 3. 新聞部編審 李玉梅 4. 新聞部編審 李碧蓮	列席： 法務室 蔡巧倩
<b>【討論案】</b> NCC 於 111 年 9 月 7 日來函指出，8 月 24 日「1800 年代晚報」節目，涉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3 項第 3、4 款。 另，NCC 於 9 月 15 日來函指出，8 月 24 日「1800 年代晚報」及 8 月 26 日「1800 年代晚報」節目，涉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3 項第 3、4 款 以上兩函文，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4 項、第 44 條、第 45 條第 1 項，要求逕復陳情人及副知 NCC，另要求提送新聞評議委員會討論，並於文到 21 日內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結論函送 NCC，且於公司網站對外公布周知。  ◆NCC 函文一，旨揭節目經民眾陳情，在未做任何事實查證下，斷然指控特定民間團體正在計畫救援重大刑案嫌疑犯等事，涉及違反事實查證。 ◆NCC 函文二，旨揭節目播送「盛傳廢死聯盟提出林信吾免死計畫」、廢死聯盟「暗示要以王信福救援大隊模式救援殺警案林信吾」，並點名廢死聯盟執行			

長林欣怡說她有病嗎等內容，經民眾反映節目自陳引用網路言論製作新聞，涉有違反相關規定之虞。

### 編審報告

此案源起於 8/22 的台南殺警案，兩警共被砍殺 55 刀身亡。立法院長游錫堃說自己反對死刑，但這一定要判死刑。大批網友湧入廢死聯盟臉書粉專，質疑他們的態度立場。

8/23 嫌犯落網後，輿論發酵，像是 PTT 在清晨就有大批網友討論，譏諷廢死團體將以「可教化」、「心神喪失」等藉口讓嫌犯逃死。當天國民黨立院黨團召開記者會，提及涉嫌教唆殺害兩名警察的王信福尚未執行死刑。

廢死聯盟發出採訪通知，表示下午四點理事長張娟芬會回應王信福案，但「一樣不會談調查中、進行中的殺警案」，拒絕媒體針對台南殺警案採訪。

晚間 11 點多，廢死聯盟 PO 文稱「廢死聯盟向來都不會針對調查中、進行中的案件作任何評論，因為不希望在事實真相尚未釐清前輕易評斷我們都不確知的事情。」並轉 PO「王信福救援大隊」營救王信福案的文章，該文最末段寫道「我們要再次呼籲大家冷靜下來，用最安靜、最莊重的心情來看待，也希望能好好處理殉職員警的事件，並幫助其家人走上療癒之路。」

此 PO 文一出，引發輿論譁然，網友紛紛留言，「難道殉職警員沒有人權嗎？」並質疑廢死聯盟要以王信福案來類比林嫌殺警案？也有多人提到，擔憂廢死聯盟已在幫林嫌找方法開脫。

8/24 張雅琴主播認為此新聞事件是當時社會輿論焦點，不能因為廢死聯盟迴避談林信吾案，就不能加以評論、質疑。因此在《年代晚報》節目中評論，「殺警免死劇本：盛傳廢死聯盟提出林信吾免死計畫：因為他（林嫌）說，當時他在公墓一個人喝酒，酒醉了，然後員警噴辣椒水激怒了他，又對他開槍，所以他心神喪失殺警，所以就免（死）刑。」

張主播認林信吾殺 2 警非常明確，和王信福案完全不同，廢死聯盟卻在此時貼王信福案的連結在暗示什麼？是否將以救援王信福模式，救援林信吾？動機應受公評質疑。且此舉並未損害公眾利益，反而是傳達廣大民眾的心聲，呼籲廢死聯盟出面說清楚。

8/25 殉職員警涂明城二姊血淚控訴，要廢死團體滾進十八層地獄~記者前往採訪，有關民眾質疑和家屬說法，廢死聯盟開一小門縫表示，沒有要回應，即關上大門。下午 5:15 廢死聯盟發文，直指張雅琴主播「製造假新聞」，年代新聞記者 26 日再度登門，貴單位則說，「我覺得（臉書）寫那麼清楚她（張雅琴）都看不懂，那就不用回應了。」

8/26 張雅琴主播在《年代晚報》中，以大篇幅呈現廢死聯盟 25 日 PO 出的聲明，更進一步闡述，「王信福的案子我認為跟這次的林姓嫌犯是不一樣的，因為王信福有王信福的爭議，所以我沒有說王信福如何如何」，「我的評論就是，林信吾殺兩個警察非常明確，沒有懸念，這個跟王信福案不同嘛，所以你廢死聯盟

這個時候貼上這個連結，你到底在暗示什麼？你在暗示什麼？我不能質疑這個嗎？你暗示什麼？你是不是就說你要用救援王信福的模式救援林信吾，你的動機應該可受公評，**你今天說不是那很好啊，對不對？你昨天也沒說不是，這個東西你貼起來很奇怪嘛**，大家就覺得你這個意思是什麼？你為什麼不貼別的連結？你為什麼貼這個連結？說難聽一點，台灣死刑犯沒有執行的 38 個人哪，你幹嘛要挑一個涉及到兩個警察的？你什麼意思啊？」

張雅琴主播接著完整陳述廢死聯盟聲明中關於 PO 出王信福案的說明，並說「我覺得你的說法很有道理，但王信福歸王信福，我現在在講的是林信吾殺兩個警察的案件，不要轉移話題」。」

完整觀看整段內容即可知道，張雅琴主播已就 24 日當天為何會將兩案產生連結一事清楚闡述，並忠實呈現廢死聯盟 25 日聲明中，對王信福案 PO 文的解釋，也明確指出廢死聯盟澄清並無「林信吾免死計畫」。

至於張雅琴主播在個人社群平台 PO 文，係針對廢死聯盟點名批評她”製造假新聞”一事加以澄清回應，並說明該新聞事件的脈絡，並未以錯誤之訊息或不實之言論煽動民眾對廢死聯盟的敵意。

針對民眾及廢死聯盟申訴《年代晚報》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一事，就教各位委員。

### **嚴智經總經理**

各位委員都看過相關的函文與影片，還請批評指教，謝謝。

### **黃葳威委員**

這次重大社會事件，涉及公僕的生命安全，民眾都相當關注。我全部看到整集節目內容，自己在看這整個主題，我覺得張雅琴的動機還蠻良善的，她就是想要幫弱勢發聲，也不是要針對廢死聯盟，可是因為張雅琴的风格比較辛辣，如果觀眾沒有看完全集的脈絡，的確有時候有的人轉台轉到，或是只看到那幾個她正在激動地講的片段的時候，會覺得蠻嚴重的。當然的確她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她是有一些其他媒體的根據，我覺得這可以理解，只是說，現在常把新聞節目、政論節目，通通當整點新聞報導在處理，所以現在在製作主持談話性節目的這種模式，好像和我們過往看到的模式不太一樣，因為現在只要有涉及特定個人、團體或社群，當相關成員認為他被曲解，或是他認為沒有得到可以表達的機會的話，或是覺得他被抹黑了，他就會來申訴，所以現在這樣主張個人或社群權益的這種風潮比較明顯。

因此在看到談話性節目要來當作新聞來處理的時候，這就是現階段的發展生態的話，那我覺得雖然張雅琴主播在做這個議題的動機，我是還蠻感動的，她可能在表達的部分，在語氣還有用字遣詞的部分要比較謹慎。還有就是有沒有可能那個時候，她認為廢死聯盟都沒有聲音，沒有這個沒有那個的時候，是不是製作單位有怎麼樣聯絡對方，讓對方有表達的機會或空間？就算對方不予置評，也是對方的意見，也是表示我們在製作單位中有善意地去聯絡。可是在這一塊，張雅琴主播與製作單位處理的方式是說，看到其他媒體或看到臉書等，這些就變成它呈現在電視頻道或之後放在網路上，對於只看到片段的一些人，特別是關心廢死聯盟主張的人來講，可能他們就會比較敏感，覺得意見沒有被清楚表達，所以我會覺得說可能現在的新聞談話性節目，不太能像過去我們看到的那個美國夜線 **Talk Show** 那樣處理，因為現在的生態治理方式好像是不同的。

### 黃銘輝委員

坦白說，這是我這些年來參加年代新聞評議會，第一次讓我對我們自己台內的新聞工作者，感到如此憤怒。從過去的發言，我想各位委員應該都瞭解，在價值判斷上，我是比較傾向保障言論自由、保障新聞自主空間的。但是這一則新聞的處理，儘管剛才黃葳威老師是以非常善意的方式去解讀，但我必須說，我自己在這裡面看不到太多的善意。在詳細說明之前，我要先做個 **disclaimer**(免責聲明)：張主播的報導風格，雖然受到不少外界的批評，但其實我覺得這是現代電視新聞生態所需要的。張主播風格本來就一直比較外放，所以在以往比較保守嚴謹的時期，會被認為比較異類。不過我的想法是，在現在這樣多元媒體競爭的環境之下，即使是電視新聞，可能也要做得比較外放一點，才有辦法跟那些新興的社群媒體競爭。所以我覺得今日評論性的新聞節目，在製作、報導時加一點味精提味，可說是無可厚非，但我覺得這次張主播加的已經不是味精了，她簡直是加了興奮劑、迷幻藥！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這次引發爭議的新聞報導，剛剛黃葳威老師說，這個報導是要促使我們來審視一些問題等等，不過我必須說，如果你今天是要來審視外役監的管理、你要來審視犯人的處遇的問題、你要對死刑作一般性的討論——例如探討明明我們台灣有死刑，但死刑執行率為何如此之低等等，要去討論這些問題都可以。但我請各位委員仔細看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是張主播自己在節目中，把廢死聯盟王信福救援大隊拯救王信福的貼文，去跟殺警案林嫌做連結，做這個連結的是張主播跟我們的製作團隊，不是廢死聯盟。張主播自己在之後的影片，自己都說了，這兩件事情脈絡是不一樣的。對，既然脈絡不一樣，那到底是誰開第一槍，把這兩件事情連起來的？張主播你自己都知道脈絡不同了，還硬是把它連起來，這不是刻意地想要利用台灣民眾普遍擁護死刑、普遍厭惡廢死聯盟，來提升你節目的聲量嗎？

我必須得這樣講，在我看來，整個新聞的製作方向就是如此，我們心知肚明。所以這是為什麼我看了非常沉痛，一個懷抱新聞專業的主播怎會淪落至此？你這樣做新聞，或許獲得很多人的支持、很多人給你按讚，但又如何？從新聞人良知看這則新聞的處理，張主播明顯給兩者做了不當的連結，這點我必須要嚴正地指出來。

難怪廢死聯盟後來不想跟你談嘛，因為當廢死聯盟發了澄清聲明後，張主播還是用那種強硬態度回應，甚至更加激烈，包括用「你腦筋有洞」、批評人家「假道德」、直接噏聲說「誰怕你」，甚至連廢死聯盟的發文帶有律師風格，都可以刻意引導到廢死聯盟的財務問題，酸廢死聯盟有錢請律師。問題是，大家可知道有多少法律人、有多少律師去當廢死聯盟的義務律師嗎？真沒想到張主播居然是用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回應。我得承認，張主播在節目中的講法，的確能夠贏得台灣普羅大眾的歡迎，因為我已經說過了，台灣的社會基本上就是擁護死刑、基本上就是厭惡廢死聯盟，然後，我覺得死刑這個議題是可以去討論的，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把王信福的救援案和林信吾的案子，這兩個個案連結起來的，我從頭到尾看，就是張主播做的事啊！她在報導中用了一個詞「盛傳」，其實我今天一直期待開會的時候可以看到資料，是不是 PTT 有一大堆貼文，或其他社群網站有一堆的貼文在討論這件事情說，廢死聯盟計畫要用王信福案來拯救林信吾，但也沒有啊！

今天檢舉人說，我們年代未經查證就做出這樣的報導，說實在的，我到現在沒有看到我們有任何查證的資料，我們節目只用了一個人家王信福救援大隊的貼文，還不是廢死聯盟喔，然後說你在這個時間貼文，你是要暗示什麼嗎？用這樣的報導方式來鼓動大眾情緒。但問題是連張主播自己都承認，這兩件事情是不相干的啊，那憑什麼說人家救援大隊的貼文是「暗示」要營救林嫌？把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情兜在一起的，一直就是張主播啊。更不用說她後來的回應，令我覺得已經完全失去新聞專業素養與風度，在節目中直接噏「誰怕你啊」，用這種很流氓的姿態來播報，說實在的，我真的看不下去。我覺得台內對這件事情，一定要自省。

身為評議委員，我覺得我該批評的事情、該講的話一定要講，因為我一直是這麼擁護言論自由、支持新聞自由。在我心目中，這則報導確實是新聞自由的明顯濫用。我向來覺得我們年代新聞做得很不錯，對外常跟友人誇獎年代是自我反省度很夠的新聞台，但是張主播的這個事件，我覺得自己被打臉了，實在是非常難過。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黃教授，我回應一下。第一個，待會相關細節請編審和新聞部經理說明一下所了解的情況；黃教授語重心長，我們絕對虛心以對。先聽聽看編審以及簡經理說明。

### **楊益風召委**

我想先詢問的是，有沒有收到其他有關於瘋傳這件事情的相關資料？因為先不談倫理，但這件事情在法律上蠻重要的。這個部分不知道編審單位，有沒有在節目背後蒐集到相關資料？

### **李玉梅編審**

我們走訪周邊的朋友，發生了兩個員警被刺殺身亡的事情，廢死聯盟貼出王信福救援的貼文，到底是會循王信福模式救援林信吾？還是不會有任何救援計畫？我們問周邊朋友，都認為這樣的連結是合理的，廢死聯盟可能有這樣的意圖，他們也可能做這樣的援救方式。媒體是反映社會輿論，這本來就是可受公評的公共議題，朋友們認為，此一殺警案是全國矚目的重大社會刑案，貼出一個王信福案－他們曾經的救援案例，他也是一個殺警案的嫌犯，現在台灣 38 個死刑犯，很多都經過廢死聯盟啟動的救援計畫，即使最高齡的死刑犯，至今已 32 年也沒有執行，每一個案子都進入到大法官釋憲的流程。我們問周邊的朋友，大都認為有這樣的連結以及合理的懷疑。媒體反映社會輿情，主播以她的觀點，提出這樣的合理懷疑，並反映社會輿情。

### **嚴智經總經理**

你是說當時 PTT 也好，網路已經有做這樣的連結嗎？

### **李玉梅編審**

我是沒有看 PTT，就是周邊的朋友，他們覺得有這樣的連結及合理的懷疑。

### **簡振芳經理**

我這邊補充一下，因為他們的檢舉主要說我們新聞部沒有做事實查證，但包括之前跟各位委員也有討論過，它是一個滾動式的方式，第一時間張姊有這樣的言論出來，我們其實在隔天就馬上到廢死聯盟去，在之前也打了很多電話，如果你們覺得我們的節目內容你們需要澄清，你們也覺得這兩者是無關的或怎麼樣，你們可以給我們明確的回應，我們也可以讓，甚至是如果是張姊錯了，我們可以讓你們的訪問原音重現在張姊的節目裡面，這個部分我們都跟張姊溝通好了，如果廢死聯盟願意出來說明，對著鏡頭跟大家講說，這兩件事完全都無關，那我們也可以讓他做平衡，這也算是事實查證的過程。可是我們大概在後續兩天的過程中，他們的態度都很不好，他們都覺得沒什麼好講。當然我們還是要求記者你還是要持續跟他們聯絡，說我們希望有一個能夠讓你們講話的機

會，不要好像我們都一言堂式的只有張雅琴主播一個人在說，那如果你們有一個說法，我們也會讓他在他的同一個時段裡面做原音重現，但是後來一直得不到這樣的回應。

###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各位委員聽了我們新聞部主管的說明，各位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 **王淑芬委員**

剛才黃葳威老師談到新聞談話的節目到底跟新聞報導他們的標準，是不是應該是越來越相近了？所以我們用新聞報導的標準來看這樣的事件，其實我也跟黃銘輝委員感受一樣，我是覺得蠻生氣的，而且會有一點擔憂，包括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的人身安全議題，因為我覺得不只是張主播被指稱的假新聞，廢死聯盟只有 23 號針對王信福的案件做說明，而王信福案也不是他們主動挑起來的，是因為之前已經有政治人物提及這樣的事件，那他們擔心會影響到現在正在援救的王信福這樣的冤案，因此他們做出了說明。即使是 25 號的回應，也是針對 24 號張主播的一個聲音再做一個回應，從頭到尾廢死聯盟都是非常被動地去做回應。剛才有提到，他們後來選擇不在調查中案件去做評論，這確實是我們 NGO（非政府組織）團體很常站的立場，因為司法案件正在進行，那我也在想說，其實他的低調不回應，就是他們的選擇與回應了，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針對林信吾的案件做任何回應，那為什麼會把風向扯到廢死聯盟要救援林信吾這個的事件，我實在是不太了解這個邏輯和合理的推論在哪裡。因此我真的會覺得廢死聯盟是躺著也中槍的感覺，這件事情就是假新聞了，因為根本沒有做到事實求證，我為了這樣一個報導，去看了很多廢死聯盟的資訊，他們透露出來的訊息，完全沒有提到林信吾的事件，那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會把他們扯在一起。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覺得她對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已經有人身攻擊，包括「你有病嗎」、「誰怕你」，我很怕引發社會對立的衝突，甚至會有一些比較激進的份子，會不會對廢死聯盟執行長有人身的攻擊？說實話，如果他的人身遭到威脅的話，那是我們的新聞報導，或是我們的製作團隊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覺得從頭到尾就跟黃銘輝委員剛才所說的一樣，我真的會覺得很痛心，怎麼會新聞做到最後是完全的偏頗、不講理、完全不知道邏輯在哪裡，甚至攻擊到一個，所謂我們一般對於人權意識還蠻尊敬的一位執行者，那我會覺得廢死聯盟真的還滿無辜的，即使我們不認同他的論點，但是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根本沒有發出任何關於林信吾事件的言論，剛剛編審有提到他們聲明的最後的一段話，「要求大家冷靜下來用最安靜、最莊重的心情來看待」，我覺得這一句話非常的 OK、非常的正確，他們並沒有去做任何的態度表示，聲明中也希望能好好處理殉職員警的事件，並幫助其家人走上療癒之路，我覺得，這些話語也都非常的

中性，而且是非常的穩定，就是他們希望把社會安定下來。

可是沒有想到我們的張主播這一邊還是繼續挑起那個所謂的紛爭、那個對立，我真的不太懂到底為什麼要把廢死聯盟給揪出來，好像真的是要找一個，不管是廢死聯盟或是王信福，好像都會變成一個待罪羔羊一樣，就是在這個事件上面好像尋找另外一個出口。我真的覺得我們要痛心的，好好的去檢討，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到底我們的製作團隊怎麼了？或者是我們的張主播怎麼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情緒在這個事件上面。我說實話，我也是對這次的評議非常地痛心。

###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指教，謝謝淑芬委員，也聽聽其他委員的指教。

### **呂淑好委員**

我也發表一下初步的意見，請大家指教。我看了那 3 封的檢舉函，第 2 封、第 3 封就是廢死聯盟他們自己內部的人檢舉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都還有一些逐字稿，在質疑這個新聞的問題。那這 3 封的相同之處呢，他的申訴內容分類，就是「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那我認為，違反事實的查證原則，我覺得這個部分在所有的新聞裡面沒有看到你們曾經去查證，然後對方不理之類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第一個是我要建議說，你要加強，你如果曾經有查證，然後他沒有回應或沒有即時回應，那應該要說明。或是說，事後查證，你要補正、要補充說明也可以，但是我們目前這個比較沒有看到。

然後致損害公眾利益，這個我就不懂了，我不太瞭解說，這個損害到什麼樣的公共利益？所以他們在引用這一條的時候，我會覺得說可能指查證問題。這 3 封檢舉函來看的話，如果針對第一封，我們就好好地檢討，也許是另外一個方向。第一封，我覺得他比較像民眾講的，好像就是說，主播就說盛傳、傳出，然後，民眾認為主播沒有查證，所以針對這個申訴內容第一個部分，我覺得針對查證的部分，我們可以解釋說，其實有只是沒有講之類的，如果針對第一封的話。

至於說「你有病嗎？」這個我也不同意張主播這樣講啦，但是她的風格就是這樣子，所以這個部分我不曉得未來有沒有調整的空間？因為我覺得她有時候情緒上來的話，她有一些措辭、用字就是非常聳動，有時候她自己想到就會馬上道歉，但是這個她可能覺得她就是義正詞嚴，就是說，提到鄭捷，她很生氣，然後說「你有病嗎？」所以我覺得說，如果針對第一位的民眾檢舉的話，我是覺得說，應該要強調我們有查證，但是沒有得到結果。



對於剛剛編審李玉梅說，她問身邊的人，他們覺得這個聯想，那我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我們通常若是法律的案件，就會想到有三個法則，一個叫論理法則，這個合不合理，第二個叫經驗法則，第三個就是證據法則。我覺得我們這個事件上，在證據法則上，我們沒有直接的連結，就像黃銘輝老師講的，張主播你自己去把這個連結說，他有這樣的計畫，事實上，依照證據法則，我們並沒有這樣的證據，這是我們張主播她可能的推論，那推論的話，她可能就是根據她的經驗法則。她認為說，因為你們是廢死聯盟嘛，所以像這種游院長說，這應該要處死刑，你們未來一定會去救援，不然廢死聯盟要做什麼？所以從經驗法則來講，他們認為就是說，這是你未來一定會去做的嘛，就是你們的理想，你們有很多的律師，那當然會依法去做一些救援。

那我們講說，對廢死聯盟的質疑合不合理？你在這個時間點去貼那個文，真的很難不讓人家去聯想，那你如果要避免人家誤會，那國民黨開記者會提到王信福又怎麼樣？不然你就自己去寫民意論壇或什麼的，雖然我理解廢死聯盟的理想，但是他們常會讓人家誤會說，你就是反對死刑。

其實我們有一句話講說「生不如死」，應該說，他們應該不是反對處罰，而是說反對死刑，因為怕會有冤獄，所以也許應該有替代式的死刑，比如說什麼，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之類的，我不曉得，我現在只是說廢死聯盟給人家的刻板印象，一般民眾的刻板印象。為什麼會群情激憤？就覺得說，啊，你們又要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們就要先去廢死什麼什麼的，所以在當下、在第一時間，才會引起大家會去，如廢死聯盟宣稱的，有些什麼恐嚇啊之類的，因為我們知道網友本來就是濫情理盲，所以我想，如果我們從這 3 個法則去分析張主播，還有大家的反應，那據我了解，因為我自己有被網路霸凌過，我也告過恐嚇，結果對方沒有被起訴，因為檢察官說，你沒有生命的威脅，你沒有實際上生命的危險，所以他只是講話罵你，這種恐嚇是不會成立的。

所以我只是在想說，我們要回答這些檢舉的話，我們有些思考，而且第二案和第三案，他都聲明說，他不願意此案在傳播內容案件查詢，那我就覺得，因為第一位檢舉人他是同意的，可是廢死聯盟他們卻不同意這樣子的案件，在傳播案件查詢。我認為，你如果覺得張主播非常不好，那就應該讓大家查詢嘛，因為這種東西就是可受公評，不然的話就變成說，你今天去 NCC 檢舉或是申訴，但卻不願讓大家查詢，因為這個業者一定要回應嘛，可是你卻不願讓其他人去查詢，我覺得這樣子好像也沒辦法改正一些問題，如果你覺得新聞製作不好，那我覺得大家應該朝一個怎麼樣去改善、然後怎麼樣去取得一個平衡的方向。

**韓義興委員**

其實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是去看張主播她在節目裡的發言的時候，那時候就一直在想，新聞到底要反映什麼？這個殺警案其實非常重大，手段也非常殘忍，在看的時候，其實會對這個事件有特別的一些情緒上面的影響。新聞當然反應了民眾在這個時候，可能會有的這樣子的強烈反應。我覺得張主播也是在往這個方向來處理新聞。不過這畢竟還是一個新聞的節目，我們從消息來源要有所本，那“盛傳”上面的話，的確是有瑕疵的一個說法。

那查證的部分剛聽編審和經理提到的，的確是有跟廢死聯盟不斷的接觸，也提出了很多他可以回應的一個方式，這個部分我覺得其實是有在做查證的動作，那我會覺得這個地方在回函的時候可以謹慎地提到。不過，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到底廢死聯盟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具體的計畫，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的確在連結上面的話，可能在過去每一個案子應該都會有救援。但是，救援的策略、救援的方法、救援的方式，可能都會有它不同的地方，那張主播在這裡提的這個方式，其實已經有點過度臆測，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確是需要注意到這個事實的部分，這個查證的部分其實是要蠻清楚的，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回歸到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那我會覺得主播可能，其實就過去廢死聯盟他所做的，向來的救援的計畫，一直都會有這樣子類似的策略在，那可能就是主播要謹慎她的言語上面的策略，在說明的時候，或許她是一個推測的方式的話，那應該就是把過去的案件拿出來，一一論述，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在節目裡的評論其實過度針對廢死聯盟這樣一個單一團體，或許這樣也反而使得一個可以討論的重要的社會議題，讓它失焦了，這是蠻可惜的地方。

那再來最後就是，像是「你有病嗎？」這樣子的言語的話，我覺得的確是有人身攻擊的部分，並不是這麼的適合。但是回過頭來看，我覺得年代這邊，其實還是花了蠻多的時間，希望去查證、希望能夠了解廢死聯盟這邊的態度、看法，乃至於回應，我覺得這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很基本的一個會去做的動作。但我覺得，公民團體其實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機會，也應該要能夠有這樣子的一種回應，不然的話，就很像我們在面對政治人物、在面對其他的社會團體的時候，如果都沒有任何回應的時候，其實就新聞而言的話，他就變成一個單方的意見。如果一個新聞媒體盡力地在做到多元的查證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地方，年代在這一塊做的是可以的。但是我覺得在節目裡面，消息來源的部分，還有過度臆測的部分，還有可能偏於不當言語的部分，大概就需要再調整。謝謝。

### **王麗玲委員**

這個節目內容我看了幾遍，其實我想張主播的用意是，她想要好好的，把這個

這麼殘忍重大的殺警案件，就是呼籲，因為大家會想到像這個這麼重大的刑案，這幾年來因為兩公約的關係，已經有幾個重大殺人的事情，像小燈泡啦等等的，最後就好像沒有讓死者的家屬跟死者得到一個很公平的，人權上的公平的對照。但是這裡面，我認為第一個大家要去思考，在新聞工作者裡面，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要去查證一個事情，就是我們談到那個兩公約裡面，他講說，就是要廢除死刑，簽兩公約的國家就是要廢除死刑，是這樣嗎？

其實，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6 條第二項裡面，它有談到，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那相對的就是說，犯情節重大之罪得科處死刑。所以兩公約並不是在推，就是你簽約的國家，就一定要廢除死刑，並不是這樣子。但是它在第 4、第 5 項裡面有特別針對哪些人殺了人或重大情事是不可以判死刑的，也就是對於未滿 18 歲的人，就算犯重大之罪，也不可以處死刑，或是懷孕的婦女被判死刑，也不能去執行。那這裡面，我覺得廢死聯盟他就是模糊了，我覺得他都一直沒有把兩公約講得很清楚，然後，就用他們的理念在談廢死的這件事情，所以一直以來也引起社會大眾非常大的反彈，甚至在之前的那個遊樂場殺小朋友刺喉嚨那一個人，他還說，反正在台灣，殺人就是不會判死刑。

這些一直累積到現在大家情緒爆起來了，就會去聯想說，今天又有重大事件了，那這個廢死聯盟會不會又跳出來，要做什麼動作？剛才各位委員跟我們所有的資料裡面，確實廢死聯盟他都沒有談到殺警察的林姓兇嫌，沒有談到要救援他，但是我覺得也很奇怪，他沒有談到，可是偏偏要發一個文來講說王信福的事件，不要因為現在的狀況來讓王信福的這個事件，會怎麼樣怎麼樣。如果以草根的人民來講的時候，事實上，我們那天看到新聞，家裡的人確實都會說，怎麼又是這樣講出來這樣的事情，廢死聯盟又怎樣？又要出來了嗎？就會去連結。

張主播她在報這個新聞，我重複一直看一直看，我覺得她的內容講到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她在評廢死聯盟在做什麼事情，那現在殺警案又發生了，這個是新聞裡面，她可以去探討這些事情的，我覺得在探討上都沒有問題。甚至可能說到「你有病嗎？」，這句話張主播也不是第一個說出來的新聞從業人員。另外一個台的很知名的談話性節目主持人，他常常把「有病啊你」掛在嘴上，大家去查他歷年來的狀況，是都有的。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新聞確實是可以報導的，當然就像各位委員講，就是張主播播報的這個風格，我認定她是草根型的播報方式，她今天去碰到一個廢死聯盟他不回應，有一點就是碰到這種不回應的人，那我就更加地，加上我這邊判

斷的批評。所以這裡面申訴的信裡面，就是針對林嫌免死計畫，那在螢幕上，我覺得標題上是有打出來是用問號，就廢死聯盟救林的內幕，她是用問號來做質疑的。這裡面我覺得談到這裡，是沒有假新聞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就是說，這是在談這整個新聞，他是沒有假新聞這件事情的存在，還有對於廢死聯盟來講，在我查那個法律上面，確實 NGO 團體它就是一個公眾人物，它是可被公評，對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可以質疑、可以對話、可以問，甚至可以站在主觀的立場可以討論這些事情，因為它是一個也是為了公眾利益，在談、在倡議或是在推動事情的單位，所以我覺得這個新聞其實是非常符合，台灣現在的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現在需要張主播或是製作團隊提出一個東西，或是我們年代裡面必須要提出一件事情，也就是什麼叫做“盛傳”，盛傳的資料在哪裡？如果今天張主播在我們開會，現在，可以告訴我們說，盛傳的資料有在，比如說在某個網路上？或是在哪一個社團裡面？或是其他不管平面媒體，甚至你也可能去做街頭採訪這件事情等等，那我覺得，我覺得大家對於比較有問題的事情，就是說你一開頭，你就說，有盛傳，那我們就要提出來是盛傳從哪裡來的。如果這個資料可以解決，我覺得，這整則新聞裡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希望張主播盛傳的這個資料，不管你做街訪或做什麼，你要幾個人以上，是確實有這件事情，那我覺得提出來，是比較對這個新聞強而有力的支持，那其他相關的後面，我覺得逐字稿這個提供的人、申訴的人，他雖然把每一句都寫得非常清楚。但我覺得社會重大新聞事件、殘忍至極的新聞事件，是絕對有必要被討論的，甚至是必須強烈被討論的，甚至可能是主觀的討論。那當然節目播出來的時候，我覺得也很好，也讓我們委員會可以來討論，因為如果這個社會，被殺的人他如果沒有人權，那請問殺人的人，他就可以活著講他的人權，這是我們要打問號的，這是正義嗎？這是公平嗎？

因為我是兩公約的講師，所以我對這件事情每次在上課的時候，我也會提出來剛剛所討論的，簽公約真的就是一定要廢死嗎？不是，他裡面是有一定的條件的。那新聞就一定不能討論這些事嗎？不能對 NGO 團體質疑嗎？當然可以。只是說，張主播她的那個節目的定義，我覺得她在講每一個節目的時候，我也覺得她應該要慎重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她這個節目是要批判，然後她討論，她可以先自我主張一下。然後最後我想是不是年代趕快去查一下盛傳的資料，到底從哪裡來？謝謝。

### **楊益風召委**

今天從大家的不同意見的裡面，大概也可以找出一些共識。也就是說，這件事確實是個公共議題，所以基本上來講，我想大家也有些共識，就是，我不是認

為這件事不能談，當然是可以談的。所以原則上來講，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供公眾評論的，答案是是的，那另外一個應該也是共識，並沒有不同意見，就是主要的問題在張主播本身她的 **style**（風格），以及她發言的方式，是不是有改進的空間，我覺得可能是必須要思考的。

如果嚴格說起來，其實這件事分兩個層面，其實，從法律層面來講，前面幾位先進也講到，你如果用盛傳，那你可能就要去找到你的資料來源，這件事，我當然清楚在媒體界原則上來講，尤其是記者一定會有一些秘密的資訊來源，是不太願意讓人家知道，可是我們也清楚，在以往司法的判斷裡面，到了最後司法階段，你還是得交出來，才能夠證明這個東西，不然你就是必須捨棄，就是自己扛了這個責任，你就不要交出來。那不然的話，其實，我是覺得如果真的要讓全電視台負這個責任的情況之下，有必要有個機制，我們公司內部，譬如說是在編審階層，或者到總經理階層，就是如果事情鬧大了，你必須要交代你的資訊來源的時候，你至少在某個 **level**（程度/層級）是必須交代出來的，但是你不需要去對公眾宣佈，這個我沒有任何意見。但是如果連公司的高層也都沒有辦法檢視，那就變成說，我們必須對每一個記者通通採取絕對的信任，那這個是會有問題的。當然到最後，其實，即使公司擁護我們，對每個記者的人格都採取信任的態度，到了司法階段，大概法官也不會用你這一套。原則上來講，他還是要求你，我可以用秘密證人的方式，但你必須把他說出來。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如果對方檢舉人真的積極到要去法院檢舉的話，可能最後還是得了解到是否是盛傳。但是這件事如果不用“盛傳”，主播可不可以自為評斷？就是當時我有分享過，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因為這件事很多委員都講話了，它是一個重大的公眾議題，是可受公評之事。所以，我甚至建議，如果當時是我的推測，我就會講，其實我根據以往廢死聯盟的脈絡，我覺得他可能會怎麼做，那這會變成一個合理的懷疑，當然它就會變成，我講的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倫理的議題，也就是新聞同業人員，可不可以自為評斷和評論？這件事，因為我們節目的屬性比較特殊，它不完全是一個新聞報導、必須中立的一個節目，它畢竟是個評論的節目，所以我會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我是覺得張主播當然可以自為評論，但是她反而就不要用到說，“據聞”、“盛傳”等，反而就不宜用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反而沒有太大的問題。

至於有沒有涉及到查證，因為目前我們現在倫理的規定上面，以及相當法律規定上，是必須要像前面委員講的一樣，這必須要因此影響公共利益，也就是，如果我沒有做到平衡查證，而影響公共利益的時候，那這個時候才會有違法的问题。當然我們可以再把自己要求得更高一點的說，我們不單單只求我們是否合法，我們可以再把自己倫理的層次再提高一點，那我就會建議，就是實際上，剛剛我們幾位夥伴特別提到的說，我們查證是滾動式的這件事，我會建議我們

可以再加強一點、可以再成長，也就是說，盡量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去做查證。當然其實前面委員也講了，如果查證的時候，對方不予回應，那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經查證，但是對方不予回應。

但是所謂的滾動式如果是我先把你報了，然後再說，對不起我可能亂報了，即使是我後面有道歉，但是它的第一時間效應可能都會存在。所以我還是建議，如果我們非要查證不可的重大事實，我們有必要在第一時間查證，而不是用所謂的滾動式查證。最後一件事情則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主播本身風格的問題，雖然很多委員也開始替主播說項，說她的風格就是這樣，可是我仍然必須要提醒一件事，從事公共事務的人，我這麼說好了，軍人如果不服從命令，他可不可以說，啊我的風格就是這樣？老師如果在課堂上罵髒話，可不可以說沒辦法，這就是我的風格？

簡言之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媒體從業人員，畢竟從事的是公共事務，所以可能還是要有自己的涵養，盡量不要去涉及到比較不好的字眼，當然這是期待啦。這件事情如果張主播一定要把自己定位成，譬如說像剛剛某些委員講的就是比較 local(本土)，那我覺得很多 local 的人可能也不同意說，我們 local 的文化就是可以隨便罵人。所以我倒是覺得這個部分有必要，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必要再跟雅琴主播溝通一下，就是說，有沒有必要在主持的時候，或者她是一種表演性質我也不知道，簡單講，不管是表演也好，是真性情也好，有沒有必要讓情緒這麼彰顯。我會擔心，她總有一天可能會出大問題。

簡單講本案，我覺得目前來講就對方的檢舉而言，我們理論上應該沒有違反到所謂的法律的規定。但是在倫理的部分，我們確實是有幾個地方值得檢討，當然就是包含主播的 style，然後包含就是有關於，我倒不認為是未經查證那部分，而是我們引用話的時候，到底是我自己的評斷，還是我真的是聽來的，我覺得是要講清楚的。

###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召委的指教。相關採訪主管同仁或編審有什麼回應嗎？

### **李碧蓮編審**

關於查證的部分，張主播的節目不會播出整支新聞帶，因此乍看好像看不出我們有查證，但在 8/25 我們有針對家屬點名廢死團體的部分，製作一支新聞帶，也在其他新聞節次播出，8/26 針對廢死聯盟點名張主播製造假新聞的部分，也有一支新聞帶，在其他節次播出，這兩支新聞帶裡面都有這兩天採訪廢死聯盟的片段，雖然在張主播的節目中沒有看到，但確實我們有去採訪查證。

另外關於盛傳的部分，剛才一開始說明時也提到，殺警案發生時，已有大批網友湧入廢死聯盟臉書留言，23 號凌晨 4 點多林姓嫌犯落網之後，在早上 6 點左右已經有大批網友在 PTT 討論，很多人說，「安哪沒事，這個心神喪失」，或者是「他去搶超商的時候，他沒有開槍打店員啊、這個可教化」等等，顯示輿論對於廢死團體長期以來，在營救重刑犯可能會使用的方法，其實已有一個既定的印象。23 號深夜廢死聯盟 PO 出王信福救援大隊的文章後，更是大批網友紛紛留言質疑，是否要以王信福案模式救援林嫌？這些言論在網路上發酵，並非張主播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 黃銘輝委員

抱歉，我真的忍不住得再講一句話。我想繼續按照編審這種態度下去的話，我們以後還會有更多未爆彈。就算網友今天講說，他不會被判死啦，反正台灣殺 1 個人不會判死刑啦，這個跟我們給廢死聯盟貼上的標籤是——他們有「營救的計畫」，這個其實是有距離的喔！如果我們再用這種態度去做新聞的話，我真的覺得，以後類似這種的會將會開不完。所以我要提醒團隊，新聞處理一定要謹慎。

### 簡振芳經理

我回應一下黃教授，我們在處理這個新聞的時候，其實是很嚴謹的，張主播那邊的團隊，在這個會議結束後，我會把各位委員的意見彙整，會再跟主播那邊做一個當面的溝通，我也會表達，委員們對她愛之深責之切的反應，也希望她能夠更好，並希望她在操作上面能夠更細緻一點，能夠在做議題討論時，不要涉及太多的人身攻擊，跟太多的預設性、假設性的言論，這個部分我會把各位委員的意見，在會後帶給張雅琴主播。

### 楊益風召委

我想剛剛黃銘輝委員的提醒，其實是我們法律人會比較特別注重細節，也就是編審剛剛講的是強調說，其實很多人在議論這件事，這算不算是「盛傳」？在動詞上是構成的，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別人告你的時候，法官在審酌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會去看的是，人家告的標的是什麼？人家告的標的就是剛剛黃委員講的後面的「計畫」，也就是廢死聯盟有沒有這個計畫，而不是有沒有人盛傳。

拉回來，如果大家傳的叫做，有人看到廢死聯盟的計畫，即便那是假的，即便這是謠言，但是，因為確實在公共空間有人這樣討論，我們於是拿來引用，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人這樣講，而只是每個人都在說他的想法的時候，我還是建議，我寧願雅琴主播自己說，我根據我的主觀判斷，其實我覺得廢死聯盟接下來可能的營救計畫是什麼，我覺得，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

覺得都不構成問題。但是如果我要用”盛傳”，就變成我又想批、我又不敢負責任，這樣反而比較麻煩。

所以我覺得，今天所有的委員不管是愛之深責之切，或者是對於雅琴主播的一些支持，都是來自於就是這個主題，絕對是可以列為公共評價的，甚至在新聞點評裡面也可以拿來評價，這個無妨。但是對我們的用詞，除了粗俗的部分我們先不談，謾罵的部分先不談，就是，即使在用一些其他，譬如說是不是”盛傳”，是不是”有人說”，這件事情可能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因為我上次就提醒過，它也象徵著我們新聞專業人員的內涵，倒不是說我們不支持她批評這件事，我們支持她可以批評，但是她可能用詞要稍微留意一下，謝謝。

###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召委，那我也回應一下，非常感謝委員今天的指教，各位的語重心長，其實我相信在座，我們新聞工作人員還有在座的委員，我們都聽到了。因為這個事情其實就像各位強調的，我想我們也會虛心的檢討，像剛才簡經理也講得很清楚，我們也會把這樣的訊息轉達張主播及其團隊。我還是強調，法律面是法律面，但是我們今天這個評議會，基本上強調的是自律，自律對倫理的要求應該是要更高標準的。所以我非常謝謝黃委員，包括幾位委員，不論是肯定也好、語重心長也好、鞭策也好，我想我們一定謹記在心。那也請簡經理轉達給張主播，讓她了解今天我們評議會委員的關切，我想我跟大家一樣，都是希望我們年代新聞更好，這一點非常感謝各位。

### **王淑芬委員**

我想再補充一下，因為剛剛有委員提到說 NGO 是可以受公評的，但是事實上，這件事情，廢死聯盟完全沒有提到林嫌的這個案件，所以它到底要受到什麼樣的公評？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會有一點邏輯不是很合理，對 NGO 也不是很公平的事情。尤其我剛剛有提到，我事實上會覺得這樣的一個對立，對於林欣怡的人身安全，我真的會覺得非常的焦慮，當然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沒事。但是，如果那一段時間，我是廢死聯盟成員，基本上我也不會受訪，因為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所謂對立的媒體，而且它又擁有第四權這樣的權利，我再說什麼的時候，其實只會引發更大的爭議，那事實上，個人的人身安全，就會受到更大的威脅。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也要去理解，不是說 NGO 好像就一定要站出來，一定要被公評，事實上，我覺得媒體也在濫用自己的一些權力逼迫 NGO。

###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王委員的指教，我想我們也會虛心檢討。



### **楊益風召委**

我還是回應一下淑芬委員的話，淑芬不用太激動。簡單講，其實任何人從事公共事務，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受公評的，其實包含我們 NGO 在內，那只是我們節目把它定位在這個殺警事件的時候，我們把它定小了。我沒有要幫公司或者幫主播講話的意思，但是基本上廢死聯盟它的理念，跟它其他，譬如說後來被揭發出來說，它對於其他一些救死的那些想法，其實它一定也會被公評，即使媒體不報導它也會被公評。但是我完全支持的事情是，我們真的不宜去煽動群眾去做什麼事，因為那就會涉及到，像淑芬委員講的人身安全的問題，我們對每個人的價值觀都可以加以評價，尤其是他論述公共事務的時候，但是，我覺得我們敢講的也要敢受公評，但是確實不適合用，譬如說「誰怕你啊」，或者類似這樣的挑釁的方式，那確實有可能會引起一些非理性、衝動的人，去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我想這絕對非我們年代新聞台所樂見，也應該不會是張主播所樂見。

### **【會議結論】**

1. 針對此次事件，請新聞部主管當面告知張雅琴主播及其團隊，務必虛心檢討，以避免日後再發生類似爭議。
2. 即使情節未達違法，但就自律層面仍需自我高標準要求，不論製作團隊或採訪中心都應謹記在心。
3. 將提醒張雅琴主播，於評論新聞事件時，勿淪於個人情緒表達，更要注意用詞精準且不可粗鄙。